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八

休致陳謝

臣聞孟軻氏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言一體也臣受 皇上心膂之托奚啻手足莫能效犬馬區區之報且深昧事幾重孤

恩遇罪不勝言伏蒙 聖慈不加誅竄放歸田里臣

惟有感 恩省罪而已臣回籍之日即趨大羅

山 欽賜貞義書院中得躬拜 敬一亭仰惟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臣肅將之心無任感惕儼若瞻





聖顏領 聖訓也次得展省 誥贈臣三代祖父母  
墳塋及 諭葬臣妻塋所仰惟 寵光申錫存  
歿均被臣又無任感激媿無以明先志報

皇恩也 臣萬萬死罪萬萬死罪又臣有先人救廬元  
子所守遂恭奉 御賜誥勅詩書文劄就書院  
中隙地別圖建 御書樓壹所尊藏附築小室  
居之以頌慎守以畢餘生且俾子孫得世保之  
也臣又竊念善始者未必善終臣蒙

聖明造就曲賜保全始終之至恩也其何以報諸惟  
願 聖壽萬年 聖嗣千億臣拳拳微誠寢寐

不忘惟此而已謹遣姪邦齋奏陳

謝臨疏不勝感泣之至

問安

臣欽蒙

聖恩容令休致瞻戀 闕庭誠不忍舍歸至浙江富

春地方恭遇 萬壽聖旦遙致拜 祝無任馳

戀抵家今兩月矣臣伏念自蒙

聖恩不次超擢日侍左右八年于茲

皇上起居飲膳無不恭行問候茲遠違 廷陛久曠

日月臣惓惓微誠頃刻莫忘仰惟 天保我





原件短缺



皇亦孔之固禮周 四郊百神受職焉誠格  
九廟純嘏是常焉孝昭 兩宮四方維則焉  
皇上凝神節慮頤養 聖躬知人安民用賢輔治以  
垂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除具疏謝  
恩外謹再疏令姪邦并行齋恭恭伸問  
安之誠臣下情不勝動惓之至

進錄 御劄

臣獲奉

欽命休致於本年八月十八日抵家本月二十二日  
該禮部尚書李時差人到臣家傳奉

臣伏蒙

皇上頒賜御製 欽天記誦一套該禮部給付浙江  
布政司進表參政党以平順齋送至臣家祇拜  
聖恩切深感激臣仰惟 聖誠昭假和氣召祥黃河  
清慶雲見甘露降嘉禾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  
無不畢至臣何幸身親見之去歲

大報禮成甘露復降 顯陵靈應具昭昭矣

皇上作為記頌煥乎文章皆仁孝誠敬之所發也臣  
嘗以職事該蒙 欽命親勒石工仰見

大聖人之制作矣今蒙 聖慈垂念不置 寵錫頒



臨乃俾林下之微臣復霑 天上之至恩也臣  
對揚 休命祇拜莊誦益深感激茲恭建  
御書樓告成肅奉 尊藏重為子孫世守之寶也臣  
無任感恩之至

謝四郊工完 欽賚

臣伏蒙

聖慈以 四郊工完 欽命賜臣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表該禮部給付浙江布政使司進表參政党  
以平順齋送至臣家望 闕拜 恩伏首感戴  
臣伏惟 聖人一心合 天 大禮四郊法

祖規制復乎古復宜乎今象義盡其大不遺其細此  
誠度越千聖垂憲萬世者也臣愚叨居輔弼莫  
效贊謀承乏程工罔克終事賴

聖明曲賜 保庇俾獲全歸悉貸舊愆大加深賚臣  
之感 恩萬死莫報也臣無任惶懼之至  
問 安

臣伏蒙 恩庇幸獲全歸身在丘園心懸  
廷闕謹於本年九月十五日進錄

聖諭同具 奏問 安既又傳聞

皇上日勞萬幾暫免視朝臣無任憂疑比得邸報恭



惟 聖躬萬福已於八月二十七日視朝臣又  
無任欣慶仰惟 天保我 皇亦孔之固實  
宗社生靈無疆之休也又臣恭聞

皇上舉 郊禘禮以祈 聖嗣詩云燕及皇天克昌  
厥後端在是矣又恭聞白雀發祥 青宮兆慶  
不占有孚也仰惟 聖德日新治道日彰臣愚  
無能補報惟保 聖躬廣 聖嗣日切望焉敢  
敢不避煩瀆惓惓上言伏乞

聖明亮察焉不勝瞻仰之至

謝西苑工完 欽賚

嘉靖十年十月初二日該禮部為西苑工完傳  
奉 聖旨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張孚敬撰  
文加銀四十兩著禮部差人齎去欽此本年十  
二月初九日該部差承差丁大緒捧齎前到臣  
家臣望 闕拜 恩無任感激仰惟

皇上念衣食為生民命重農桑為天下先籍田躬耕  
于南郊蠶室肇新於西苑勤勞儆于無逸之殿  
艱難見之豳風之亭 聖明遠邁于成王微臣  
敢附乎周旦嚴承書壁之命媿非補衮之文每  
懼罪臨敢虞 恩及臣又伏念五月在野



三錫及門始終保全之 至恩死生莫報者也宋  
朱熹有言臣受君恩無可為報謝者願  
天子萬壽而已此實微臣惓惓之心也

問安

臣伏蒙

皇上命禮部差人齎送 欽賞銀兩表裏前到臣家

臣望 闕拜 恩惶恐祇領謹再拜稽首頓首

恭承 聖躬萬福孝治丕明臣無任欣慶之至

臣久叨近侍茲遠 闕廷瞻戀微誠恒切夙夜

仰惟 皇上 天錫純嘏 神詒多福羣黎百

姓媚茲 一人此誠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

也謹具奏恭申問 安之誠臣不勝惓惓仰戴

之至

謝 勅官召復任 嘉靖十一年  
二召

伏蒙

聖恩著行人周文燭齎

勅取臣復任辦事令馳驛上緊前來勿得遲延重蒙

御書催勅令臣無程星夜而進急復任事并以

符信備驗欽此臣在山中驟聞不勝惶懼遂奔走

恭迎伏聽 宣讀稽首拜



恩不勝感泣又伏讀

御書催勅 許臣赤誠諒臣罪過 誨諭諄切眷念

彌深又 諭上勤

聖母至懷顧臣庸愚何能得此感泣嗚咽伏地不能  
自興臣竊循省夙承

委託萬無効勞且深昧事幾至罹罪咎仰荷

聖慈不加誅竄俾獲全歸茲復承 召命促臣復任

臣揣量菲才懲創往過今當辭免仰惟

聖恩同天生不能報死有餘辜又仰荷

聖母垂慈 聖諭戒切臣非惟不敢辭亦不忍辭也

臣拜 命倉皇即辭祖父祠墓星夜奔

命一十八日舟發温郡矣計程彌月獲覲

天顏臣在途無任動倦瞻仰之至

辭免 恩命

伏蒙

聖恩

勅吏部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太  
學士張孚敬比者奉命知建造

四郊并各處工程等項未加酬典今因行取來京著  
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少傅尚書如故照



舊內閣辦事如勅奉行欽此臣拜命無任愧懼之至臣伏思自古人臣受

君恩遇之至者莫有踰於臣而積愆負罪莫能報君恩遇之至者亦莫有踰於臣仰惟

皇上敬承 大統昭事 上帝于茲一紀而臣叨進為輔導之臣者亦既五年然而治化未盡熙洽

人心未盡協和賢才未盡舉用奸宄未盡消除饑荒疊見災異頻仍臣竊思

皇上以堯舜之德宜隆唐虞之治而復有如此未盡至者皆臣子未能盡職將明

德意之罪而臣位重弗克罪尤大焉又臣去歲以愚昧之資自僱罪咎荷蒙

皇上以 天地之容宥臣之罪以日月之明察臣之心不加誅竄特

賜保全臣省罪山中感恩天上未幾即承 召命促臣復任仰惟

聖慈切至 天語丁寧臣晝夜奔命不敢自後實欲懲創於既往圖報於將來也所慮

智小謀大弗勝任使方欲為辭讓之請而復承加進之恩臣竊懼位愈重而責愈難



恩愈深而臣罪愈大也臣又伏思

四郊典禮萬世儀刑 規制定於

聖裁力役皆為臣職茲承 重典實切愧心伏乞

聖明察臣愚誠特 允辭免容臣以官職仍舊

策臣以追勉圖新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自陳休致

臣嘗聞孔子有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

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蓋言上以誠接下下以誠事上故不疑不惑也

臣因休省兩疏乞休未蒙

俞允臣仰知

皇上以誠接下而無所疑臣豈敢不竭誠事上而復

有所惑乎臣思給事中魏良弼論臣罪狀何報

復之速也夫臣子失職之罪小專權之罪大以

此加臣臣不敢不言請 聖明垂察焉今年四

月內魏良弼因點開京營薦舉襄城伯李全禮

等署都督僉事牛桓等指揮僉事王定等總一

十五員蒙 發閣擬票臣見所舉率多庸流保

語過實謂同官曰昔官兵部有將材簿專查保

語以為遷轉近來將官往往鑽求薦舉以圖僥

倖此奏內人員所宜覈實臣等擬票上請奉



欽依這舉保官員著兵部會同都察院提督團營官  
各照他保語逐一從公覈實明白開奏勿得扶  
同以滋濫舉之弊臣之心實欲黜陟之權自  
天子出不得下移於臺諫也續該兵部會奏蒙  
發閣擬票臣等見奏內覆稱魏良弼所薦各官據  
其揄揚之間容有過情之失擬票上請奉  
欽依魏良弼承命點閱軍營却乃濫保武職官員本  
當查究姑從寬罰俸兩箇月這所舉你部裏從  
公用舍不許偏信保語以滋奔競臣之心實欲  
黜陟之權自天子出不得下移於部司也魏

良弼因此內失私求外犯公議切齒於臣日益  
甚矣近皇上因修省明示不許假公報私魏  
良弼輒先挾私報復聖明必有以察之夫人  
主行法於天下能使臣子之守法然後人主之  
法尊人臣奉法於天子能不使私臣之壞法然  
後主人之法信矧臣受人主守法專媚人以求  
之託者乎又敢不為人主守法專媚人以求  
苟免乎此臣平生報主之心天人共鑒者也  
臣又伏承聖訓痛自思省知小而謀大力小  
而任重此臣不職之罪上干



天和以致星變以此坐臣之罪

特賜誅斥臣實甘心無辭者也古之王者奉三無私

君道也古之人臣三仕三黜臣道也

皇上昔賜臣之歸旋復而召臣非草木不敢不思

報也臣獲命而去聞

命而來臣非草木不敢不思改也伏乞上懲

天戒下察人言今日策免必先自臣始則

皇上奉三無之公當為萬世人君之法臣獲三黜之

罪當為萬世人臣之戒矣

休致至家陳謝

近因慧星疊見仰惟

皇上上嚴天戒下警人心令文武羣臣各自陳省

臣伏思

聖德昭明天心克享妖變之至實臣下之所召也

臣居輔佐之職乏寅亮之能責有所歸罪不可

追所宜避位以禳之者伏蒙

聖慈不加誅戮特允全歸臣惟有感

恩省罪而已比歸山中書院瞻

勅建敬一之亭而思事君敬其事之未能焉登

欽賜抱忠之堂而思事君以忠之未能焉雖獲首丘



之願敢忘戀闕之心夙興夜寐不遑寧處惟  
有感恩省罪而已臣無任戰悚感戴之至  
問安

臣伏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起居飲膳宜無  
不知者矧臣受

恩深重休戚是同雖蒙

賜歸惓惓微誠敢以遠近而有間乎臣仰惟

皇上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聖母燕喜天錫純嘏可知也第今跡遠山林末由

上圖瞻對惟日切願望而已臣又切思年實衰

老無用矣而報主望治沒齒不敢忘者嘗聞

古人有言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  
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矣臣侍左右有年仰惟

聖學緝熙矣善惡之歸明矣忠邪之分辯矣道之至  
正建天下之極矣惟志定則天下之治成矣臣  
在官嘗以斯言敷奏伏祈

聖明日加之意焉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謝勅官召復任

嘉靖十二年  
三召

臣伏蒙



皇上特遣鴻臚寺左少卿陳璋齎捧

勅命起取臣復任臣仰惟宸衷淵切

天語溫全既原臣夙愆開臣大義而又示臣篤生

聖嗣之喜令臣趨賀臣伏地感激懼莫能已喜

不自勝臣切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之心也

知小謀大德薄任重臣之憂也星變避位以禳

之臣之分也閉閣思過有懷不忘茲承

召命加嚴重焉臣不敢後也

皇太子降生臣夙夜惓惓之望也

聖德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宗社生靈億萬年之慶也臣謹當奔走

闕廷稽首稱賀不敢後也臣即辭祖父祠墓趨

命上道謹先具本陳

謝臣不勝惶懼瞻望之至

召遊南城

臣謹奏臣恭和

聖製古詩七言律共二章應制七言律古樂府共

四章并序伏乞聖覽序曰惟

皇嗣統十有二祀勵精圖治海宇底寧然修內攘

外安不忘危日乾乾焉癸巳孟夏吉日乙酉



皇上演馬南城寓武功也日亭午俄傳宣臣孚敬

臣時臣獻夫臣鑾候重華殿臣等方亟趨

命駕已出東華門矣上先御環碧殿召臣等入

見臣等稽首頓首上曰朕偶因演馬來此召

卿等同游命賜茶臣等稽首而退仰見

天顏充渥和氣豐融臣等無任喜慰舊馬有玉麟駟

白玉馴碧玉驕新馬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

雲白凡七馬馬殿制環水如碧馬環列焉

上命御馬監官示臣等徧觀又命司禮監官引臣

等至嘉樂館徧觀花木蒨茂禽鳥和鳴真仙境

也臣等復趨候于重華殿大門右駕即發環

碧殿上乘玉麟駟青蓋御重華殿復進臣

等于左室臣等稽首頓首臣孚敬奏曰臣等欽

蒙聖恩賜茶又欽蒙賜觀御馬載稽首頓

首上命賜酒飯又賜鱗衣飛魚服臣等稽

首頓首趨出上復令中使召入以

御劄示臣等曰今日朕以演馬出因與卿等同遊即

以其事為題卿等人各作七言律二章古樂府

二首來欽此臣駑鈍與同官方勉成七言律二

章聖製已煥然天成發示矣臣等捧誦稱仰



心竊媿服奏曰仰惟天章煥發皆至道至德  
疑焉非臣等章句儒生敢及又三復

聖製以輔弼屬望臣等益加悚懼司禮監官回奏  
駕即發重華殿還內臣各相語曰今日之游

君臣同遊也千古之盛典也能無喜乎能無懼乎宋  
程頤曰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臣不及君  
則贊助之而已臣仰惟一皇上英明邁古至德  
純全臣愚萬萬有不能及一者也贊助之未能  
輔弼敢當乎哉今日君臣之同遊也臣能無  
喜乎能無懼乎謹識之以紀休命云

### 召遊西苑

臣謹奏臣恭和

聖製古樂府一首七言絕五言絕各一首及奉紀

聖恩七言絕八首并序上瀆聖覽序曰癸巳孟夏

戊子駕出遊西苑先傳宣臣孚敬臣時臣獻

夫日鑾候西平臺臣等趨命至西苑門擬舟

渡太液池適嚴警蹕旋隄而趨過樂成殿迎翠

殿隄柳飛綿汀蘆蔭綠日麗風和鳥飛魚躍四

顧真蓬島也至平臺拱候少間駕出度玉竦

金鰲橋上先御寶月亭召臣等入見



上曰此亭去年訖工時卿孚敬不在今與卿等同遊  
命賜茶臣等稽首頓首謝 恩 上命司禮監官引

臣等徧觀焉 駕即發 御清馥殿復

召臣等入見左室 上曰前是錦芳亭修舊耳因

荒落故建清馥殿去年訖工時亦因卿孚敬不  
在故與卿等同觀臣等稽首頓首謝 恩臣孚

敬奏曰伏蒙 聖慈俯念臣不在茲

特賜同游臣之感 恩尤當倍萬載稽首頓首叩謝  
上命賜酒飯 命司禮監官指引左右前後皆徧觀

焉又 賜錦囊花果聚禽圖扇書迴文詩頃司

禮監官捧 御製夏日與輔臣同遊古樂府一

首又七言絕五言絕各一首皆望雨憂民而作  
也 命臣等廣和臣等捧誦仰惟 聖明存心

天下樂不忘憂雖古堯舜其何以加諸無任欽  
仰 上方御翠芬亭亭旁皆築欄時紅藥盛開

上命折 賜臣等臣等各恭和 御製以 獻臣孚

敬奏曰伏承頒示 御製天章煥發非臣等愚

昧所及臣又奏曰欽蒙 賜觀清馥殿制度嚴

整仰見 聖謨宏遠又欽蒙 賜宴 賜扇

賜芍藥花 恩禮稠疊臣等不勝感戴



上曰此是翠芬亭 命司禮監官引臣等于亭下

藥欄皆編觀焉 上覽所獻詩于亭中乃

命臣等退出載觀錦芳亭亭前有沼以通太液池時

啓閉焉臣等出西安門日就曛矣嗚呼

君臣同遊 祖訓也於斯為盛 聖恩也虞夏及君臣

交相戒飭非敢為佚樂也夫 人君之等如

天雪霜雨露皆天也威福並行 人君奉天之道也

臣等又敢不各相儆戒云

救張延齡第一

臣伏蒙 聖諭以 昭聖皇太后傳諭張延齡

事情錄示臣等令作速議處來聞臣捧誦無任

悚懼戰慄之至緣法官問擬尚未具招倉卒未

敢輕議今日伏蒙 皇上以三法司會問招擬

示臣臣參詳情節則張延齡殺人之罪自不可逃

而謀逆罪狀法官未敢遽擬夫亂臣賊子人人

得而討之況法官乎臣不敢輕議也茲欽奉

明命令臣議處臣敢不竭誠以對伏乞 聖明亮察

臣竊思延齡兄弟當 孝宗皇帝朝倚託

皇親勢要威制軍民謀占田宅通舟車則害及地方

開店舍則利奪商賈此人所共知也至



武宗皇帝朝 恩寵雖殺富貴益盈驕恣怙終不悛  
奢侈僭擬無度亦人所共知也恭惟

皇上釐正大禮以來于茲九年孝養 昭聖皇太后

未嘗一日少間 朝野臣工靡不歡悅在延齡

兄弟亦所自知者矣茲大道公行過惡敗露臣

伏思延齡其他罪戾猶可逭也罪至殺人不可

宥也昔孟軻氏論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漢文

帝殺薄昭舅后家也 皇上承 祖宗之統守

祖宗之法況延齡以外戚殺人即曰誅之又孰為不

當乎臣又伏思延齡過惡俱犯在 先朝良由

法度寬縱所致誠當嚴禁防於今日者也但古

人有言曰恩有所當加法有所當屈此仁義並

用之道也 聖諭云延齡 皇伯考懿親至哉

皇言仁哉 皇心也 孝宗皇帝 獻皇帝親兄弟

也 皇上萬一推 獻皇帝友愛之心以全

孝宗皇帝懿親參之應議律條待延齡以不死亦惟

在 聖心轉移間而已然於此宜必有處之之

道焉削其封爵覈其占據田宅悉入之官遠而

編戍可也為民可也其兄鶴齡容令辭爵較與

武職亦遠為全避之計至於 仁壽官左右內



侍務要更選謹慎老成以供 昭聖皇太后使  
令庶免間惑 皇上孝養之誠日益加至如此  
則 兩宮懽欣交通 九廟之靈無不 鑒臨  
者也此 臣區區一得之愚不敢自昧惟

聖明采擇焉

救張延齡第二

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積誠上悟 聖心罪當  
萬死萬死伏思他人可委之無言臣受

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親託臣以

心膂之寄臣不盡言以發機緘以明是非則臣

負 恩之罪萬死莫贖矣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謂延齡

皇伯考懿親祇宜守分猶有餘乃包

藏禍心謀為不軌是何道也并所奉 皇伯母

傳諭錄示臣作速議處因法司會問招詞未成

不敢輕議十四日伏蒙 發示會問招擬臣反

覆看得張延齡殺人罪狀已明誠不可宥而謀

逆之情未明故以一得之愚 上請非以其真

有逆情尚敢以 孝皇帝懿親請 皇上宥之

也隨蒙 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為我

皇祖保天下以殺逆賊同姓尚處死況懿親乎臣伏



讀無任戰懼之至臣伏思 皇上欲察延齡逆

情真與不真行法當與不當請自今日在 朝

人心觀之也夫延齡兄弟當 孝宗 武宗時

朝士多相交徃臣時雖未入仕竊嘗聞之

武宗彌留之際 皇上迎繼大統未至京師閣臣上

託 昭聖皇太后懿旨掣人輒自處斷彼時威

權內外已震懼矣迨夫 皇上嗣統閣臣等乃

輒敢以 皇上考 孝宗母 昭聖凡在朝者

靡不翕從 昭聖因自以有擁立之恩以子

皇上為當然以致 聖母至京莫知所以接見之禮

皆臣下謬妄之罪以誤 昭聖也彼時臣初為

進士未嘗受 皇上一命之寄 皇上亦未嘗

識臣為何如人 臣只因見得道理之真故敢以

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賴 聖明在上裁決不然

臣萬死無益也今朝士恨臣之心實未嘗一日

肯忘每欲相時報復雖 昭聖皇太后之心恐

亦未嘗一日忘臣者也嘗有人以斯言告臣者

臣荅之曰臣子事君惟盡此心之誠若夫成敗

利鈍則在乎天而已臣自誓此心至死靡他

也今者延齡情發臣觀內外大小臣工俱默默無



言雖言官亦無敢言孰是孰非者何也實皆幸  
皇上今有此舉以為悉由議 大禮中來得

皇上誅滅延齡家俾 昭聖皇太后不得善終以深  
皇上之過以為臣及獻夫陽為解釋陰為佐助以重

臣二人之罪莫逃於天下後世其設心如此而  
已特 聖明偶未之察耳臣連日伏思延齡殺

人之罪誠不可宥 皇上即殺之無得而議也  
其他如臣前議以處鶴齡或置之南京不得留

住京師以滋惑 仁壽宮之心臣之愚見盡忠  
於 皇上者不過如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討之況臣為左右大臣又受 恩深重者乎設  
使延齡真有逆謀而臣得見之真即當首倡大

義請加 天討而族滅之又敢為之隱匿自甘  
為叛逆之黨乎臣詳招詞所稱曹祖鼓狀有曰

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伊之說皆涉妖  
言 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勿為也而況謀逆  
之罪滅人族類臣於延齡此項罪狀實見得未

真豈敢妄為議擬無所可否而重為 聖德之  
累乎臣又思 皇上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



人或彼一時不思干係 國家憲典重大或出  
一時報復之私卒難收救 聖明亦必自加察

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 皇上召臣催勅內云  
自卿去後切軫朕思 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

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皇上所以思臣  
聖母所以數問臣者臣之心豈惟 皇上鑒之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 聖明誕生 皇嗣 國  
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 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

欲 皇上寬法以處延齡之家者也誠或不察  
真情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律行法族滅

張氏矣 昭聖皇太后不知何以處之臣切恐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 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

臣承 聖明厚恩重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憂  
之也深故言之也切慮之也遠故說之也詳伏

乞 聖明俯賜加察焉

救張延齡第三

臣伏蒙 聖諭令臣作速議處張延齡事情來

聞臣等看得張延齡謀逆情狀未明不敢輕擬  
各以一得之愚 上陳伏蒙 聖諭切責無任

惶懼臣孚敬臣獻夫各受 恩深重自揣於心



又不敢不盡其誠復各論奏伏蒙 聖慈俯察  
已將延齡謀逆事情開釋令諸親多官議奏坐  
以殺人死罪本月二十七日蒙 發示刑部等  
衙門審錄重刑人犯一本該臣具 奏內馮恩  
秦瑄張延齡三名所犯固法當處死但臣心切  
有所未安者不敢不言伏乞 聖明寬仁緩刑  
徐議處決等因欽奉 御批昨有旨催問囚數  
正為此三名速決卿堅欲回護秦瑄馮恩且不  
論張延齡本該坐大逆條律斬之已屈法甚如  
何要執不死不知留他怎麼說宜明言之欽此  
本日又該臣回奏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  
續馮恩秦瑄情似可矜且二人俱係論臣等罪  
過非賴 聖明垂察莫能保全今豈肯為之回  
護又張延齡殺人罪誠當死但 累朝之待親  
戚容有當議者故臣均望緩刑監候徐議非有  
他也等因未奉 明示又本日該臣具奏今日  
午刻伏見錦衣衛一本為究問郭宗臯事奉  
聖旨既問明白著拏在午門前好生打四十棍放了  
欽此臣看得郭宗臯妄言奏擾情罪固為可惡  
今奉 旨著打四十天氣寒凍誠恐滅命伏乞



聖慈寬減杖數著令為民等因欽奉

御批郭宗臯說目前拂意四字必探知朕曾諭內閣說星變一事故曰拂意原其罪惡滅命宜矣卿救宗臯只是為其同耳本都為張延齡夫延齡生死無甚緊要只平日倚勢殺人心懷不道交納衆多用錢厚結是以門對字樣皆文臣與作今卿徒知忠於孝宗重為昭聖皇太后慮却不思甘同逆惡不忠於太祖即前之議禮一般夫皇伯母上配皇伯考入我皇祖之門外戚私親不干官闈縱或為延齡憂傷亦是私耳卿乎教曾

曰恐傷

皇伯母之心夫

皇伯母如為延齡傷

心不知亦思為

皇伯考傷心否此非朕過卿獻

夫曰不知何人導陛下為此失德之事夫延齡以

母后親家却要篡位朕殺之法也義也今也何謂失

德今奈原告人被延齡錢買毒死已不追罪如何

又要不死怎麼謂之拂意非人臣宜此欽此又蒙

錄示通鑑漢薄昭自殺一條并司馬光斷論臣切

思叨左右之臣受心膂之寄愚誠有未盡者敢

終默默竊見張延齡之罪法當議親馮恩秦鏜

之罪情在可矜今一時未能感回



聖心實臣不能積誠所致不職之罪更復何辭又古者成獄王三宥然後制刑慎重之至也臣仰惟皇上好生之德如天地然今廷臣俱不能上體

聖心論輕重之序致其忠愛以盡之臣之罪為尤重

也伏乞 聖明俯察臣愚誠平生期於盡忠報

主不敢誤 君請於三人之罪更宜緩刑詳加審處

不然切恐 皇上他日靜思之餘不忍之心有

時而發殆無及矣勿謂臣今日勿盡言也

救張延齡第四即與 詔悉緩諸當論者終先

昨日臣冒昧懇以緩刑張延齡等愚誠上請方

恐懼待罪伏蒙 發下臣所奏臣益加恐懼夫

生殺大權自天子出臣惟盡其愚誠如此可否

惟在 聖明俯察裁斷臣又伏思前日欽承二

次 御批詳切明盡如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任

感激又 御批令臣宜明言之但一時倉卒未

盡愚誠雖昨具奏亦未能盡敢再上瀆昔

大禮之議初興舉朝臣工咸以恐傷 昭聖皇太后

之心為言臣伏覩禮成之後 皇上母事

昭聖孝養聞于天下光于萬世矣茲延齡罪過蒙

聖恩寬法處之止及一身殺之誠法也臣又竊念



國朝有議親之律誓券有免死之文今在朝諸臣  
未加詳議 皇上固以 祖宗公法望於

昭聖而 昭聖恐未免昵於兄弟私情萬一有向隅  
之泣 皇上平時孝養之心未免為之感動在  
聖母之心亦必有所不安者矣且恐天下之人莫能  
家喻而戶曉也又馮恩秦瑄之奏原其設心誠  
孔子所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也非仰賴

聖明在上其孰能察之置之重刑宜也臣又竊念

皇上自議 大禮明大獄俱從寬法未嘗肯殺一人  
天地好生之德也況馮恩係言官殺之恐諍臣因而

杜口將來姦宄人無敢言矣秦瑄一儒士耳嘗  
作 大禮備辯實欲干進間有一二已采入

明倫大典作論斷矣昔本求官今乃滅命故臣以二  
人之罪俱在可矜區區愚誠惟此而已實非有  
他也夫疑臣勿任任臣勿疑言使臣也忠臣不  
私私臣不忠言事君也臣孚敬已嘗為

皇上陳之矣仰惟 聖明推赤心置人腹豈於臣復  
有疑耶臣若不能開誠心布公道以報

皇上而復有私焉則非人類矣謹將原奏封進伏乞  
聖明并發下法司再行會官詳擬奏 請定奪



議處大同兵變第一

伏蒙 聖諭以大同逆卒作亂事下示臣捧誦仰見 皇上所處仁義兼盡臣無任欽仰之至臣伏思前項叛逆實由昔年處置欠當養成今日之患 聖諭宜奉 皇祖法正之決不可又從姑息至哉 皇言誠 宗社之慶也

聖諭欲先命錦衣衛千戶齎旨前去解諭城中 宗室良善不問男婦俱令出城此誠 聖明念及無辜 天地好生之心也臣思得逆軍見今閉塞城門 宗室官員人等不肯放出正欲挾此

使官軍不敢急攻以自圖苟全前日該部請黃榜曉諭亦慮及此今再令賫 旨前去解諭臣反覆思惟令官軍少退善良得出此最為萬全之計但今城門為賊所據 宗室良善欲出不能萬一官軍少退羣逆奔突出城流惡地方為患愈大此皆不可預料者也況大虜在邊尤宜防慮伏乞 皇上重加審處施行又

諭令王憲提督軍務大帥用侯伯為之 聖見至當合當即令作速前去會同劉源清卻永等隨宜相機區處務要殄除兇惡分別良善不使玉石



俱焚夫兵難遙度臣愚見如此伏候 聖裁  
議處大同兵變第二

伏蒙 聖諭簡用陳鏳王憲臣欽遵擬票又蒙  
聖諭卻永劉源清當以取回別用臣看得臨敵易將  
自古兵家所忌又源清昔在江西平逆 潘宸  
濠夙抱忠義又卻永平定流賊劉七等素著謀  
勇即今文武將臣鮮其比也又聞即今攻圍賊  
城三層門已攻開二層平賊之謀已有次第城  
中賊勢漸已窮促良善稍稍走動藏匿若一取  
回則各路官軍解體前功盡廢後事難圖又即  
今大虜在邊逆賊令通事人等四十名各持段  
疋前去邊外勾引虜寇卻永已獲奸細一人  
奏報事勢尤不可不慮況二臣俱係總制三邊官  
員其責任不止平逆賊一事臣不敢不言

議處大同兵變第三

伏蒙 聖諭臣捧誦之餘仰見 皇上明見萬  
里斷之不疑臣不勝欽仰之至臣看得劉源清  
原奏只為請益兵糧以為聲援兵部因與京軍  
一萬二千恐途中無人統領遂擬江桓錢如京  
統領前去實非為劉源清等不能任事而別命



將也以致上厯 聖慮臣又看得劉源清用兵  
以來忠義激發緩急俱有斟酌今觀其錄來告  
示三通則其謀為處置亦可槩見今 聖意仍  
欲重責任二臣依兵部昨擬不復命主將止令  
叅將四人領兵前去協助則兵權歸一事不牽  
制誠為至當臣即欽遵傳 諭兵部另寫疏恭  
候 欽命遵行謹將劉源清告示三通恭錄進

覽

議處大同兵變第四

本月初九日臣節奉 聖諭賞罰一皆奉

天而已此逆賊前次得志後來未聞有忍以處之者  
今日之叛有自耳今但當討之豈可容緩以一  
日哉彼既屢諭不信敢行拒敵惟是征勦為上  
亦難說玉石不分了今若又留患後來愈不可  
藥欽此臣捧誦仰見 皇上見之明斷之決以  
昭 祖宗法度以正萬方綱紀真 社稷之慶  
也今伏蒙 聖諭惡者不可縱善者不可殺恐  
傷天道 聖明所念蓋有見於潘倣之疏也臣  
看得潘倣原受制叛軍生死惟其所命彼今但  
求全軀保妻子而已豈肯顧 朝廷綱紀後來



之禍患哉惟 聖明重加審察又此舉關係

國家甚大擬議之間少有不當則臣子誤 國之

罪大矣臣反覆思惟鄙見已盡前疏茲蒙

聖諭當再令兵部看了來說或令 廷臣集議可否

取自 聖斷施行非臣所敢執論也

議處大同兵變第五

前日伏蒙 聖諭示潘倣所奏臣已將愚誠具

奏未蒙 諭示今觀劉源清所奏逆軍外連胡虜

內拒官軍則潘倣之奏出於逆軍之手明矣實

欲退我軍而逞彼謀也今事勢如此更無他議

伏乞 聖明斷之不疑速令張瓚等并四叅將

明日作速前去策應除將劉源清所奏擬票上

請

辭免加秩 嘉靖十三年

伏蒙 聖恩 勅吏部加臣少師兼官如故欽

此臣聞 命不勝感激之至惶懼之至臣仰惟

皇上包含徧覆教天下以仁剛明果斷教天下以義

所謂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實非

臣之凡愚萬一有所贊助有所裨益者也臣又

切惟書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三公弘化寅



亮天地弼予一人 國朝文職品官三孤為極  
少師之官三孤之長也 臣本草茅濫叨輔佐始  
加少保曾無保護之能再加少傅又無德義之  
輔詩云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臣實媿焉方懼舊  
職之莫盡敢虞 新命之重加伏乞  
聖明亮 臣庸愚難勝重任容以舊銜黽勉供職 臣不  
勝願望之至

論孟夏祫享第一

伏蒙發下 御製 勅諭禮部以今年孟夏時  
祫恭奉 恭睿獻皇帝以 天倫定序合享

太廟

命禮部具儀 臣等伏讀仰見 皇上孝誠之

至出于 天性有非前古帝王所能及也 臣又

切仰 皇上近 命 臣議復 九廟典禮改遷

世廟以妥 獻皇帝神靈尊尊親親並行不悖稽古

典禮真可垂憲萬世也 今者 聖諭所及下情

俱切有未安仰惟 皇上動遵古典言而世為

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若於典禮少有不應

經義則於前者所舉 大典不無有損況 臣受

厚恩日圖補報敢不將順但事關 宗廟所係匪輕

不敢不昧死 上言謹將原 御製勅稿繳



進伏望 聖明慎重裁定臣不勝仰望之至  
論孟夏祫享第二

伏蒙 皇上發下 御製勅諭禮部自今年孟

夏始凡祫享恭奉 恭睿獻皇帝以 天倫定

序合享 大廟令會翰林院具儀臣伏讀仰見

皇上孝誠切至敢不將順但竊思於 典禮尚有未

安即日已連名具奏請 皇上慎重裁定臣一

時倉卒未盡血誠臣伏思先年議 尊崇典禮

臣獨謂 先皇帝當別立廟京師彼時羣議紛

拏至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

臣嘗為荅問曰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

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

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

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為立廟則固未嘗

升 興獻王主於 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

魯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謬哉此見於 明倫大

典第五卷可考也至議 廟祀典禮有請

獻皇帝神主列祀 太廟臣嘗為奏議曰昔漢哀帝

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

穆儀如孝元帝是謂干紀亂統今請入





原件短缺

34 ~ 36页



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與  
序於武宗皇帝之下與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  
武宗之統傳之皇上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下  
又於繼統無謂此見於明倫大典第十八卷  
可考也臣切惟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者當不  
貳其心而已貳其言是貳其心臣之心

先皇帝鑒之皇上鑒之天地鬼神鑒之夫魯僖  
逆祀春秋書之漢哀亂統史冊紀焉臣伏願  
皇上念典禮之難成察私議之易惑持之以

年尚不能免今哀病矣能無慮乎夫非天子  
不議禮皇上中天地而立為三綱五常之  
主大禮親自釐正臣下何與焉第恨三五臣者托  
為我輩濫叨殊恩及至當事又不能同誠事  
君如桂萼者皇上所知不庸言矣如方獻夫者昔  
具疏不上其志可知今復懦弱無立非緩急所  
賴而在昔變詞避去今復異論擾事非政體所  
宜黃綰竊議禮緒餘驟進崇階人多鄙之臣初  
以其一念偶同不能深察今果見其反覆詭隨  
夫為皇上所親信而臣稱為我輩者猶如此



他可知矣能無慮乎又初山西潞城之變

皇上初志實以國體為念祖宗紀綱法度為重  
聲罪討賊為無疑者卒復因桂萼之說用給事  
中夏言查勘乃不誅作亂之賊而反罪討亂之  
臣是以強梁肆志將士解體今大同之變

皇上初志實亦以國體為念祖宗紀綱法度為  
重聲罪討賊無疑者卒復因人言姑息了事又  
行查勘致將御札密諭宣布邊荒內帑軍儲  
賞賜叛亂此又非計特姑息而已今將士殺叛  
軍者俱有罪而叛軍屠戮平民全家者俱置而

弗論此何等顛倒臣恐將來國事誠有大可慮  
者臣日鬱鬱臣之子遜志亦日鬱鬱所以受病  
皆由於此今臣子死矣臣病加矣自揣寧復有  
益於君上乎又張延齡事情臣已具前疏

聖諭謂臣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為昭聖皇太后  
耳恐君上失德臣之心天日可鑒如真得其  
情臣豈不願正國法哉正慮萬一不得其真  
未免有累聖德臣之心實非有他也又大臣  
居丞弼之任誠當以誠事君謀身計禍非忠  
臣也臣深慮衰病不能盡誠効忠有孤



聖托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不敢不自知也又諭今亦無甚事止是輔君安民耳臣又仰見皇上存心天下欲無為而治真

堯舜之心也夫安民在知人書曰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夫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自古為然惟在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見今日皇上所接引若二三臣者其立心操行夫人皆知之臣願皇上早辨之而已自古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天下之廣豈無真才惟在皇上廣求之慎擇之而已臣

前嘗論用人之道并潞城討賊二疏今謹重錄上瀆聖聽伏乞皇上察臣之心行臣之言臣雖去猶用也萬或不然則雖留臣無益矣再乞休致

臣病苦不能任事前疏已屢具陳懇乞休致未蒙俞允臣伏思

聖恩優渥萬莫能報復蒙眷留切至臣犬馬之誠豈不知感激自効但臣連此數日病勢漸加飲食減少心神昏迷肌膚瘦削人所共知雖欲勉強赴閣辦事誠有所不能者政本重地豈宜



缺人伏乞

皇上亮臣愚誠宥臣罪過早賜放歸田里庶便調理以延殘生實聖恩始終保全之至也不然臣病勢日復加重彼時

皇上雖放臣去亦已晚矣惟聖慈重加憫焉臣不勝懇切頓望之至

請賜樓座額名

臣昔年伏蒙

聖恩勅建山中書院敬一亭并賜貞義書院抱忠堂額名仰戴聖恩隆重誠沒世不能忘者竊

蒙賜歸山中緣奉欽賜誥勅詩書文劄敬

作樓座以為尊藏之所因附築小室居之期於子孫世守焉但一時拘於地勢創立於書院之左臣於尊藏之心每有歛焉茲於郡城中得善地一區謹更建樓座尊藏聖制以圖永久伏乞皇上光賜額名俾臣子孫世守之焉臣不勝感戴仰望之至

陳乞休致

嘉靖十四年

臣因力薄任重事煩心勞遂致痰火上衝喉吻常痛去年三月內在閣舉發昏暈幾仆曾已



上聞今年正月四日在朝房齋宿病又舉發昏暈不  
省人事者踰日舉朝知之臣思未嘗有此疾而  
連年乃如此退閒猶恐不及豈復能任事而有  
所裨益乎茲二三月間殊覺氣力虛損精神恍  
惚不得已請假調理伏蒙 聖諭察臣病情非  
靜不可體悉之至也又 諭示 宗廟復古事  
重令臣須加慎勉出辦事此實教臣事  
君之忠保身之道也 眷念惓懇進退未由臣夙夜

不能自安夫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今  
臣祇覺病加於數至非敢官怠於宦成不得投

閒病決難退彼時 皇上雖加憐憫恐無及矣

伏乞 聖慈念臣病情如此趁今天氣未甚炎

熱早放歸山調理萬一臣病少除得未即死尚

圖補報庶臣事 君保身之道得兩盡矣為此

謹陳懇切之情 上請臣不勝願望之至

再乞休致

臣痰火疾甚卒非藥餌可退惟就閒調養庶或  
少延殘喘茲臣此疾惟臣自知之人皆有不知  
也仰惟 聖明體念之深憐憫之至不以臣為  
欺妄但臣求之愈切 皇上留之愈堅夫君臣



大義莫逃天地之間臣豈有不知上下之間當  
不存形迹臣豈有不思奈何臣積勞已非一年  
耗神已非一事況此官責任至重非強力有精  
神者豈能久居臣今年已邁矣病益加矣

皇上恩同 天地實難補報如身在尚可有望於餘  
年身不可在則終負 君恩有餘憾矣近又伏  
蒙 皇上諭臣忠孝之大臣豈不思感激而決  
於求去哉臣見今此疾屢作不能暫已飲食減  
少服藥無効况日逼炎熱道路遙遠伏乞

聖慈早賜歸休就閒調理臣倘得不死補報或有日  
也為此再陳情 上請臣不勝惓惓懇切祈  
恩之至

謝 手調藥餌

伏蒙

聖慈察臣病苦 遣內使賫賜藥餌欽奉

御劄云昨少保時為卿陳病苦之情朕惟近古之君  
有剪鬚療其大臣之疾者今朕每自取數味而  
合以飲或時亦効茲手揀數味清心寧神驅火  
保肺之者為一服卿亦如常煎而服之服時用  
蜜一大茶匙倘得病減庶慰朕念雖非前引之



者之切亦見朕意服後一二日可告朕何如欽  
此臣頓首拜 賜捧誦感激謹即躬煎焚香於

恩賜榮恩堂仰覩

欽製軸

御題

皇考手澤四字瞻仰

聖母慈恩捧藥跪服畢不覺

感激殊深涕泗交下臣伏思

聖慈不惟憫臣

之疾而又 賜臣之藥況藥味出自

聖明御用妙劑又加

手揀清心寧神驅火保肺切

當臣病是誠同

天地造化虛枯回生宜在旦

夕視近古之君剪鬚療疾者萬萬不同矣但臣

精神困憊而今連次邁疾深重又如此藥難卒

効死生未卜伏思

皇上保全之恩始終切至

今惟仰賴

聖慈憐臣病苦早賜歸田以遂首

丘之願萬一殘喘少延圖報尚有地矣臣陳請

之情屢極惓惓今

俞旨未蒙即下是以哀鳴

不容自己臣不勝祈 恩恭候之至

謝准休致

勅官護送

臣自揣愚昧遭逢

聖明釋褐僅踰十年秉鈞忝竊八載曾無一字之補

首叨百僚之恩夙夜匪懈之誠死而後已痰疾

恒存之苦生莫自由仰惟



皇上體念始終深加保愛 親製藥餌

遣醫頻繁渙布 綸音專使護送

皇上實察臣之情有不獲已臣之心實亦不敢自棄  
有負 皇上覆載之恩也臣初獲 命生還病  
實垂死四肢浮腫寸步莫能未由 陛辭益切  
瞻望在途幸痰火少退到家常喘咳不寧卧病  
山中慕恩 天上輿粟猶如在職存問尚煩有  
司臣感愧感愧臣又竊惟心者萬事之根本固  
不可不用用之尤不可過勞臣自知連年左右  
彌承勉圖補報遂不覺心神殫越精力衰疲恭

惟 皇上春秋鼎盛一日二日萬幾要之在清

心知人恭已成功而已古人祝君一則曰

天子萬壽二則曰子孫千億臣受 恩深重無可報

謝惟以古之人臣祝願君者日致祝願耳謹差

人齋奏陳謝 聖恩臣不勝馳仰瞻戀之至

問 安 嘉靖十五年

臣伏蒙

聖慈察臣有不獲已之情容臣休致臣感恩

天上祝 壽山中仰惟 天保我

皇日介景福臣遠違 九重敢忘一日謹差人齋奏



伏候 聖躬萬福

慶 賀冊嬪

臣恭惟

皇上舊冬 冊立端嬪今春 冊立昭嬪敬嬪靜嬪  
臣山中聞報不勝欣慶嘗誦假樂詩曰千祿百  
福子孫千億臣實願焉既醉詩曰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臣實望焉謹差人齎奏稱 賀

陳奏愚情

臣去春因病休告伏蒙

皇上察臣不得已之情俯賜 俞允節奉

勅諭云特命行人齎勅送還鄉土月給廩米八石歲  
撥輿隸八名仍諭有司特加存問家居宜時近

醫藥靜養天和俾體力克復以慰朕心如有嘉

猷毋忘馳告欽此 臣仰惟 恩典異常禮遇優

渥殊深感激至五月間得歸山中謹已具本陳

謝未幾臣病復加仰賴 恩庇及冬方得少瘥

以後精力益衰鬚髮盡白齒落殆盡臣餘生無

幾伏思 聖恩深重真同天地其何能報其何

能報早暮山中惟切感泣而已 臣恭惟

皇上清心靜養萬壽無疆 聖母壽愷燕喜以天下



養臣之至願也茲 三宮咸宜九嬪充備和樂  
肇祥 子孫千億又臣之至願也詩思齊稱文  
王曰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又曰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 皇上性與天合者也臣無庸言茲衰老  
無能為報但猷畝不忘 君之心惟日惓惓雖  
無嘉猷敢忘馳告除具本問 安稱  
賀外謹具奏聞

謝

勅官

召復任 四召

臣伏思去歲病作荷蒙 聖恩察臣有不獲已  
之情容臣休致 臣五月內到家踰月病又增甚

自揣微軀實不足為有無惟 聖恩深重末由  
補報耿耿於邑而已比今春臣前病少減髮白

齒落行步尚艱切思 九重久違兩朞瞻戀問

安尺疏之奏對 君萬里之心詎虞 聖慈益切

眷念特差錦衣衛千戶劉昂視疾守催復任

勅諭 御札溫懇兼至 君臣父子休戚相關臣豈

忍旦夕遲違惟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茲於七

月十一日趨 命啓行謹差人具本謝

恩臣臨疏不勝拳拳瞻仰感 恩之至

慶賀



臣伏承 勅召使者將 命及門恭惟

聖躬萬福 聖母康寧及奉 御劄示臣 宮中喜

期將近有二焉臣知嗣此將千億焉此實

宗社生靈無疆之休也臣不勝欣慶不勝欣慶及

諭臣舉謁 陵禮恭飭新 七陵實 孝思之至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臣實於

皇上見之矣及 壽陵之建實又萬萬年久遠之計

我 太宗文皇帝嘗已行之 神謀遠慮實有

見焉臣又不勝欣慶之至

乞 恩調理

臣蒙

皇上遣錦衣衛千戶劉昂捧 勅諭往視臣疾又蒙

御書手劄示臣於七月初七日到臣山中臣叩首稽

拜 開讀仰荷 聖恩惟有感泣惟有感泣臣

節奉 勅諭云卿疾如既愈即便來京果未除

則當善自保攝又節奉 御劄云卿如果疾未

痊便不煩以見如稍可即星夜以行急來見朕

臣伏思 皇上問臣之疾既愈一則曰即便來

京二則曰急來見朕如未愈一則曰當善自保

攝二則曰便不煩以見臣比今春幸疾少愈瞻



戀九重勤倦萬里而況使者將

命撫巡守催適當舊病甫愈敢於新命稽違即於

是月十一日倉皇就道已具奏聞謝恩矣不

虞十三日行至處州青田縣地方溪水暴漲實

所未經舟危幾至不保守巡等官咸為臣危伏

賴聖庇得免無事臣用是心神驚悸痰火復

作加之毒暑內傷肚腹疼痛十五日晚勉強至

麗水縣地方寢卧不安飲食減少又當峻嶺阻

隔不能登陟皇上雖眷念彌隆臣實疾疢荐

至伏乞聖恩容臣暫歸山中重加調理若得

體力復常可以任事臣不敢更勤朝命自當

遁勉赴京上答至恩下竭愚悃臣不勝惓惓

伏罪之至

問安

臣遠違

天顏迄今四載過叨眷遇何日能忘仰惟

天保我皇誕膺多福祚胤永錫聖壽無疆臣

無任欣慰無任馳戀

問聖母安

臣伏覩邸報聖母偶有瘡疾



皇上日於宮中祈禱至忘寢食臣無任憂疑無任憂  
疑仰惟 皇上至孝之心格 天有素 天佑  
聖母必臻康寧然 皇上深以 聖母之疾為憂而  
臣尤以 皇上之憂為憂晝夜馳慕未得  
萬安報音為此惓惓莫能已謹具本恭伸問 安  
謝 恩嘉靖十六年

臣伏蒙

聖旨卿疾既未盡痊張郡准留侍養疾可照前旨一  
來以慰朕思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伏念犬馬餘  
年未由報効至勤 溫語下臨留姪侍養

恩出望外悲喜交并顧 臣抱病未即盡痊然身在山  
中心懸 天表

慶 賀 皇子誕生

臣伏觀邸報該禮部傳奉

聖旨嘉靖拾陸年捌月貳拾捌日朕第陸子生禮部  
知道欽此恭惟

皇上帝德合 天至孝光祖瑞慶流衍 胤嗣益昌  
誠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受

恩隆重欣躍倍常為此具本稱 賀

請 冊立東宮 嘉靖十七年



臣切惟自古帝王豫建太子所以定國本主鬯屬神人也仰惟我

皇上宣哲文武燕及 皇天 天錫聖嗣益昌益蕃天下萬世幸甚幸甚迄今 東宮未立人懷顛望臣心切焉頃聞 廷臣具疏敦 請而册立 明詔未蒙渙頒臣又伏念 皇子降生已踰周歲聰明秀異必出尋常所以基 天命養聖功誠不可少緩也伏乞 皇上俯從羣下之請舉行 册立之典以上慰 天地 宗廟百神之靈下副華夷萬方臣民之望

謝 宗廟工完 欽賚

臣伏謂 宗廟之禮自周以來隳廢既久同堂異室沿襲至今使在室之主不得各全其尊而富有四海之君未能拓其展拜之敬誠闕典也何幸 聖天子操議禮制度之權使斯人復覩二帝三王之盛信謂 大聖人之作為出尋常萬萬者也今盛典告成大功敷錫庸劣如臣濫叨 恩賚加 賜白金五十兩綵段四表裏臣拜 賜腴顏未由報稱奏謝以 聞

遺疏 嘉靖十八年



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奏為 進繳

御劄及 欽賜圖書并陳遺忠事臣本草萊遭蒙聖明躡登要位委託隆重報稱實難臣念自嘉靖六年七月初五日以後屢承 御賜諭劄承荅間切恐出入封識莫為左驗當年十月十五日重蒙 欽賜臣銀圖書二枚一曰忠良貞一一曰繩愆弼違以為封識承荅 諭劄未有號七道續承忠字起壹號終伍百九十一號嘉靖八年八月以前臣謹將承過 諭札一應有干

祀典者錄簿付內閣同官翟鑾恭候編錄嘉靖十年閏六月以前臣因 賜歸山中又謹將承過 諭札如式錄簿令姪邦代捧赴京 進繳嘉靖十三年七月以前臣在內閣又謹將承過

諭札如式錄簿親行 進繳各具由 奏外自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三日起至四月初一日止恭承 諭札八道未經 進繳時臣蒙 恩賜歸山中仍奉勅命云如有嘉猷毋忘馳告臣以故并将銀圖書二枚欽佩到家迄今臣病浸重度無生理恭惟

皇上聖德純明禮制大備臣復何言謹將前



諭札八道如式錄簿裝演成冊并先賜圖書二枚  
謹封密襲令男中書舍人遜業俟臣沒後賫捧  
進繳不得因喪違慢臣伏覩

諭札真本宸翰輝煌又蒙賜建寶綸樓所以寶

藏綸言不可以藏他書者也又伏覩續賜臣

銀圖書恩制隆重篆曰永嘉張茂恭印所以

表識臣字不可以賜他人者也臣以故謹捧

諭札真本尊藏於寶綸樓龍匣之中復將

欽字圖書封藏於家廟嚴屬男遜業密切保守傳之

子孫世世所不忘也臣仰惟天恩罔極莫報

涓埃今止於此祇有感泣而已祇有感泣而已

伏願聖慈垂鑒亮臣遺忠聖德益懋

聖治益隆聖嗣益蕃聖化益廣臣不勝泉壤感

恩之至為此具本令男遜業親賫進繳謹具奏

聞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

附疏

進繳遺疏

中書科中書舍人守制臣張遜業謹奏為

進繳先臣遺疏事臣父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今年二月初一日自  
度病不能愈乃呼臣命之曰我荷

聖恩極為隆厚莫能仰酬昔病告歸尚圖少愈或得  
効報原奉 欽賜圖書我佩歸家尚圖敷餘

忠今垂死矣莫復能有言矣仰惟 聖德純備  
禮制大全我亦無復可言者矣惟是先年屢承

諭札及銀圖書除已經錄進外尚有未經進繳者凡  
八道謹已如舊式錄簿裝潢成冊 尊藏龍匣

并銀圖書一枚密加封識另為奏本待我沒後  
汝即親齎赴 闕奏繳勿得失損臣承父命遵

奉惟謹不幸臣父於本年二月初六日病故  
因哀痛致病又懼違慢只得扶病起程親齎臣

父遺疏一封及 龍匣一封 尊藏

諭札一冊銀圖書二枚并原匣銀鎖鑰印色池俱全  
謹隨本親齎伏 闕進繳謹具奏 聞

嘉靖十八年九月 日奏奉

聖旨覽爾父遺疏朕用惻然札帖錄本并繳進圖書  
著收入禮部知道欽此

謝 卹典

中書科中書舍人守制臣張遜業謹 奏為謝



恩事臣父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先臣張孚敬於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六日病故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具本為病故輔臣事題請 卹恩奉

聖旨禮部便查例來看欽此續該禮部查例看得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太學士張孚敬病故本部查與大學士桂萼勲勞位遇事例相同一應 卹典相應照例 賜給合候

下本部除輟朝一日期另行具 題將贈廕開墾等項移咨吏工二部照例施行謚號祭文行諭林院撰擬及行浙江布政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具 題

本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還加祭三壇欽此又該擬臣父謚號文襄文敏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張孚敬贊大孝於君彼亦可謂孝然孝即是忠與謚文忠欽此又該吏部具 題前事七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張孚敬贈太師還廕他男一人做尚寶司司丞欽此又該工部具 題前事七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著員外郎許仁卿前去開壙視葬欽此除各  
望 闕叩頭謝 恩外切惟臣父仰荷

皇上知遇之隆古今罕伍 眷卹之典不一而足葬  
祭兼備贈謚兩崇 寵渥已極於生前 恩靡  
游加於身後臣舉家存沒不勝感戴之至為此  
具本親賫伏 闕陳謝 聖恩謹具奏 聞

嘉靖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奏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欽此

乞 恩改葬

尚寶司司丞守制臣張遜業謹 奏為懇乞

大恩改葬以終 卹典以全體魄事臣父先臣致仕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  
孚敬於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在家病故有  
司奏 聞欲行造墳安葬緣臣母一品夫人蔡  
氏先於嘉靖八年病故彼奉 欽命差官造墳  
于本縣地方杜壘 諭葬并營臣父生壙今蒙  
工部照例題奉 欽依差員外郎許仁卿開壙  
擇於本年九月二十八日行葬先日啓壙却見  
壙中積水盈尺四邊土濕因慮母壙啓視其中  
亦見有水浸盈幾致壞棺臣切痛號父喪不敢



行葬暫將母喪遷寄淺土臣遭此大故哀惶無措切思前墳係奉 勅造不敢擅便况臣家貧孤弱不能經理臣實艱苦狼狽伏望

皇上俯念臣父生前曾効犬馬微勞憐臣孤苦無賴勅下該部行臣本處官司并將開壙工役別營善地庶得父喪有歸 卹典告終臣父九原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十年六月

日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題覆改葬

工部謹 奏為懇乞

天恩改葬以終 卹典以全體魄事屯田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禮科抄出尚寶司司丞張遜業奏稱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該大學士張孚敬妻夫人蔡氏病故乞要祭葬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欽依移咨工部照例造墳安葬并造夫壙外又查得大學士張孚敬病故已經題行工部開壙并葬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司丞張遜業奏稱啓壙積水盈尺父喪不敢行葬乞將開壙夫



役別營善地一節本部查無事例但張孚敬係  
元輔大臣 聖心簡在相應題 請其應否開  
墾夫役別營善地 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題奉 聖旨准將開墾夫役別營善地欽

此欽遵咨部送司案查嘉靖十八年五月內准  
禮部咨開大學士張孚敬於嘉靖十八年二月  
初六日病故夫人蔡氏先故已經造有墳墾例  
該開墾合葬緣由咨送前來該本部題覆奉

欽依差委本部員外許仁卿前去及類行浙江布政  
司行屬應付棺木造辦喪儀冥器合用夫匠各

項銀兩照數派辦督理開墾合葬將辦過價銀  
數目通行造冊 奏繳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臣等看得尚寶司司丞張遜業奏稱啓墾積  
水盈尺父喪不敢行葬乞將開墾夫役別營善  
地一節既經禮部題奉 欽依准將開墾夫役

遷葬但該布政司尚未造冊繳報前項曾否辦  
送開墾夫役相應查處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

浙江布政司查勘先次題派開墾夫役果無辦  
送照數處撥或已支未盡截數補給如或不足  
聽差去官動支本處有司無碍官銀以資遷葬



仍照例造冊二本奏繳緣係懇乞

天恩改葬以終 卹典以全體鬼及奉

欽依准將開墾夫役別營善地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嘉靖二十年七月 日奉

聖旨是欽此

先太師奏疏在日已刻傳布海內矣歲久  
漶滅屢欲重梓以力絀未遑也頃

離臺弱水楊公按部東甌乃索全藁手自  
校選極其精覈釐為十卷附以雜文二卷

邑侯寧宇莊公力任剞劂題曰選張文忠  
公奏對稿其中如

郊祀議復於 諭對錄內選出先太師建議後  
奉 荅

御札論配享從祀樂服諸禮刻之在前及

孔子祀典議不錄全章儻未便觀覽耳汝紀

載閱 諭對錄及未刻稿內有關

國家大體者增補之仍附先太師遺疏及先

大夫繳 御札謝 卹典請改葬諸疏于

後



萬曆戊午仲春朔孫汝紀薰沐拜手謹書  
大夫

臣等奉命



